

民國廿九年九月十八日創刊
地址：山西陽縣

十四號甲種支付命令伍百萬元一張，財政廳轉學業同志二月二十四日白紙收據一千萬元一張，分局李明同志七月二十四日白紙收據玖百萬元一張，除通知有關單位外，特登報聲明，自即日起，今後如發現此項條其，一律作廢無效，本部領證，另換新證。

警綏軍區後勤部

各地防匪英雄與防奸能手大批湧現

(新華社集寧二十六日電) 歸綏當局，爲準備展開大規模之軍事進攻，其武裝特務和政治土匪的暗殺破壞活動益趨積極，我綏蒙軍民極爲憤慨。敵犯羣衆性的防奸特務巡邏，兩月來破壞重大案件及捕殺政治土匪已有多起。龍勝(卓資山)西北兩間受僱軍包圍，特務活動最爲猖獗，經軍民先後捕獲匪夫惡匪之漢奸特務已有韓王子、崔萬生、程母則、韓鳳山等四人，彼等原爲敵特，今又充當偽伴陰之特務。其中韓王子係舊英倫(親遠之官七匪，偽伴義心腹)之侍從副官，其活動方法極爲毒辣，開始拉攏農村無知識青年及流徙千餘，打家劫舍，上竄以後，乃隨其執行政治暗殺和破壞陰謀，逐步變成政治土匪和武裝特務。由陶林之一綏東行政督察專員公署之訓練班派出之三牌武裝特務，其中如路福德等三人，於六月七日被我捕獲，登高身上搜出上報專員公署所發之「證字」第二十五號書一紙，彼等供認於四月初二日已潛入我解放區，領受之任務：(一)調查各地軍民憤慨，登記厭服者姓名給以破壞。(二)積極殺害我工作人員及出外軍人。(三)劫掠槍支，擴大七匪。(四)宣傳中央軍快來，八路軍站不住。(五)偽裝八路軍，大吃大喝不給錢，破壞八路軍聲譽，離間供給。(六)強佔八次殺人，和打劫的罪行，因此前即被偵方引爲「流氓一區區長」。陶林特務匪幫爲便於破壞我龍勝縣工作，在陶林西南之紅窑村(卓資山北)設立偽區公所一處，煽動我城區人員掩槍護款潛逃，並秘密殺戮我區羣衆二人，將死屍投入紅盤附近的水溝中，此事經我城區防奸能手王二發現，並被獲其潛入我區之陰謀組織。豐鎮民兵防匪收獲匪六人，區區長石喜源率民兵十六人於六月下旬捕獲棍匪服軍兵，並繳獲輕機槍一挺、步槍五枝，創造了民兵防匪的榜樣。又該區防匪英雄民兵中隊長馮七特等於細心調查，會率領民兵捉土匪時特務五人，繳槍五支、馬兩匹。豐鎮南窩子村民兵隊長崔旺子，不懼被特務牽

徐滿開四草寨(該地被閩僞軍於本月十五日侵據)。於二十日擊退徐滿、北格鎮、武寨三地之增援僞軍，當將四草寨完全收復。計俘閩僞軍七○師二二團連長以下四十餘名，所剩十餘名被擊潰，繳獲機槍二挺、步槍三十六支、小砲一門。

又訊：十九日晚我軍襲入汾陽之三泉鎮(六月二十八日被閩僞佔)，因閩僞守軍全部高院隸，至次日晨予解決，至次日晨予解決後，繳獲機槍一挺撤出。

堅決打走僞軍奸賊
不達目的決不罷休

——河保五參戰民兵一致表示——

（本報訊）在民 本月十五日召開縣
英路王小指揮下，談會。民兵們爭相
即將馳赴前線的河 發言，一致決心配
曲、保德、五寨三 合正規軍，消滅僞
縣民兵參戰隊，於 軍奸賊，保衛獨立

群眾加強防奸，開展不雷運動。

民主和平。不達目的，決不罷休。太會上，對閻錫山勾結偽軍漢奸，成立逆獨復仇隊，企圖殺進河保，五等地向老百姓「復仇」的罪惡陰謀，激起了無邊的怒火。保護民兵頭陀高堅決地說：「現在是我們保衛家鄉、保衛生命財產的時候了！」當過十多年長工的河曲民兵段丑小聲說：「過去舊政權把我們窮人跑到泥坑裏，新政權把我們救出來，幫助咱們翻身發財，有的還當了村長、區長、縣長。這是我們窮人永世也忘不了的，我們誓死要保衛新政權！五寨新解放區民

兵王喜才剛從寧武參戰回來，此次又堅決參加，他沉痛地說：「蔣介石、閻錫山把老百姓害的好慘，從朔縣川到寧武，兵農合一，百姓蒸吃的苦菜片兒，沒吃的，閻錫山不像咱們新政權優待你糧食，是攔腰待你，而且是爲了

（交城訊）閻僞軍使佔領後，四區各村民兵檢討了對時局的認識，克服「和平」，民兵要解散」「平川打仗，老解放區不要緊」等麻木思想及輕視自己力量與事依靠主力部隊的思想，曾經從芝蘭、金口等據點摘走口寇的英雄們，又重新清起炸

兵王喜才剛從寧武參戰回來，此次又堅決參加，他沉痛地說：「蔣介石、閻錫山把老百姓害的好慘，從朔縣川到寧武，兵農合一，百姓蒸吃的苦菜片兒，沒吃的，閻錫山不像咱們新政權優待你糧食，是攔腰待你，而且是爲了

我們的後輩子着想，過好日子。」他激發民兵同志：「連老百姓一點虧害子都不要損害。二、要向新地區黨宣傳解放區的建設成績。三、要督促特務份子瓦解、動搖我們的陰謀。

(新華社集寧二十五日電)昨日(二十

大同閭僞軍二千餘
犯我陽高被擊退

（新華社集寧二十五日電）昨日（二十四日）拂曉，大同閭僞軍出動步騎三千餘人，向我陽高方向竄犯，前進抵三十里鋪，即與我軍接觸，將其擊退，並俘日人一名，詳情待查。

用手榴彈斃傷

拒絕「自白」英勇殉難

雄赳赳 (本報訊) 圖頭車侵佔交城開堡砲臺，加蓋城防外壕。關閉城門，大肆捕殺。半月內汽車已運走八十餘人。交城之特種工作隊以種種酷刑逼害青壯年自白，六月二十九日，就運樣有四十多人在受訓名義下押走，不知下落。羣衆極度恐怖下，燃燒着無限的怒火，六月二十八日，農民陳四兒、趙閻軍嚴刑拷打，誓不屈服，堅持人民氣節，拒絕自白，於

禁閉室內用圖軍之炸榴彈，炸死院內關軍一名，炸傷長以上三人，自己也於痛罵中，光榮犧牲，此一反抗國道暴政的英雄行動，振奮了文交平川的廣大羣衆，積極武裝自衛。(宏森)

(八分區訊) 在太原特務機關一氣兩肅證除一受惡酷刑的侯志誠、范朝等八位同志，於六月十六日在太原城外做苦工時，與同時工作的三十餘人英勇打死監工特務，砸了七條槍光榮歸來。分直時間晚會歡迎，全體同志

八分直召 晚會熱烈歡迎

被囚太原特務機關八同志
打死監工特務光榮歸來
八分直石 晚會熱烈歡迎

（新華社集寧二十五日電）集寧縣現正試行一種新的「幹部訓練班」，縣區級幹部分兩期領受訓練，到各村發動羣衆，在工作中，實地教育。

卽時鋤、細鋤、治油汗、翻耨麥地

頭伏即將過去，今後兩個月中，正是莊稼成長的時期，因此秋後作物產量的高低，也就決定在這時我們作務的動議上，即是說看我們對精耕細作重視和努力而定。茲根據臨縣二區一區（主要是二區）的一些材料，對目前精耕細作上，提出幾件要作的事情來。

一、領導幹部，主要是區村幹部重視起來，一方面自己作，一方面和有經驗的老農研究，虛心的、誠懇的向他們學習，怎樣才能使莊稼不受制，長得止，長得快。二區區幹部會上，對這一問題，專門作了一次研究，各行政村根據區上的佈置，又召開了一個研究會，邀請了各具體的生產業模範、個別的要工組長參加，更具體的討論了這一問題，再由這些人回到各變工組和羣衆中推動如何實際作起來。他們研究的中心是如何按節令鋤禾和細鋤的方法。一區個別行政村，採取了成立生產研究組的辦

法。同一行政村中二個或三個相近的村子共同成立一個研究組，揀得遠些的大村子單獨成立一個研究組，成立的方法是利用生單模範或成其他羣衆會上由羣衆挑選出本村經驗豐富、莊稼作務最好的農民組成（我不着機會選，分散徵求意見後訪請也可以）。選出來的，一般多是老農，他們一般很高興，他們說：「的確莊稼作法不同，打粮食可差遠了。」年青人苦力重，受得成，但還是作得不細法，有些還不會作，看起來是瞎戶人，胡求日鬼的，蹣跚了地。」同時他們又提出困難說：「有些年經人動頭大，還聽我們的。」這一點的確值得注意，幹部和農會應提醒大家，一方面說服年青的，要尊重長者，虛心學習他們的經驗，另方面要安慰鼓勵長者，不要見怪後生，要耐心的幫助和教育。二區利用生產業模範和變工組長去貫徹精耕細作的方法是對的，但還可接受

他們的計劃是：

今年老麥套播過多，限十天收完，男人在地裏挖、種，女人在家裏打和藏，留下麥套，一面收，一面擠出時間鋤秋田。

二鍋穀和高粱，趕頭伏鋤完，同時開始配合翻老麥地。

二鍋黑豆，二伏鋤完，同時仍配合糧販翻老麥地，趕二伏耕完。

三鍋，先鋤三鍋穀和高粱，接着鋤三鍋黑豆，趕三伏鋤完。

抓緊在伏裏鋤地，因為伏裏是莊稼成長最快的時候，特別是頭二伏，愈雨多，雷電多，空中的氮容易大量的被雷電作用分解出來，葉之伏裏天氣熱地氣大量朝上走，正是莊稼成長最好的條件，所以滋長很快，同時草也

法：所謂隨花蓋頂，兩耳扇風，胡窩滴蛋，扣好眼，最好的辦法是扣眼，苗子周圍都鋤轉了，苗根又培上土，還有土的一面拍一下，保護苗根。

這種辦法當然費工費大，但對莊稼最好，應普遍推廣。莊戶人家當然多有數個是知道的，但有些忙不過來，有些圖省事，就不這樣作了。因此就採用很粗劣的辦法，所謂隨花蓋頂，兩耳扇風，尤其有些年青的，玩鋤，要花樣，趕快，就忽略了對莊稼的好處。伏裏水分大，地裏上來的，天上下來的，爲便於苗根接受水分養分，所以二鍋應鋤得比較深些，因爲這時苗子不大，根淺，鋤深點傷不了根，就是傷點細根，也不要緊，馬上就

殊不知還有水油汗，下雨死不了，又耐曬，非治不行。治油汗的方法，過去已流行的幾種，很多羣衆都知道，人多治起來也容易，但爲什麼有些人不治呢？主要是領導上放鬆了，因此羣衆便傳着主要的心裏，也就存在和發展下去，聽說去年臨縣油汗普遍很嚴重，但領導上抓得緊，在幹部帶頭，羣衆一致動員下，很快就撲滅了，這次臨縣區長會議上又着重布置了這一工作，希望去年治油汗的精神，今年能繼續得到發揚。鋤和打草，當然也不放鬆，但目前主要要集中全力消滅油汗。

五、翻麥地。秋天要下種老麥，但老麥地伏裏就該翻，最好的時間是頭

一鬆手就誤了節令，一次趕不上一次的。節令不顧人，你不抓着它，它就丟掉你，老百姓所謂「一莊戶人家緊一就是說不要鬆懈了節令。目前各地變工組織，已有相當發展，如二區趙樹村，春耕時已兩個變工組，春耕成立了，新成立四個，小鍋完了，又成立二個，共八個組勞動力三十七個，佔全村勞動力三分之一，這當然是比較好的村子，但說明領導上下了功夫，希望繼續努力，把變工組織進一步的發展下去，把春耕細作經過變工組的實際領導貫徹推廣下去，使今年的產量，真正做到「超過以往任何一年。」

西界河口等村變工組向他們學習

(本報訊) 嵐縣東界河口變工組五濟窮人買地，撫慰附近村莊互濟工作開展。夏耕後，乃大變工組提出：去春清算地主郭佩歧貪污糧倉，尙欠三石，釀醉後，就開會要，郭佩歧要出賣八畝青苗地，歸還所欠義倉糧，乃大和王能成變工組，發動五濟，大家都說：「幫助買地是好事情」，富裕者踴躍借出，把地買下。接著就討論給誰，復昌軍人張玉振說：「應該幫助老實窮人」，衆人都同意，最後決定幫助白猪日、白紫仁、江大僅及退伍軍人原福存，每人二畝，由農會寫下約。白猪日高興的說：「變工組不但解決口糧，還幫助窮人買地。他有了地，生產更加積極，動說婆姨好好紡織。西界河口和聚樂溝變工組反映：「東界河口變工組不但互借，還幫助買地，咱們做的不夠」。安全溝郭候毛且同婆姨不過季，王付長幫助了一身衣裳，東口子村紡織組幫助了二斤棉花；另外四個變工組各幫扣一畝伏荒，早耕一畝蕎麥。郭候毛且得到幫助後，全家人勞動得更有心勁了，他說：「明年就幫了身。」(戈)

(補工及小商幾年)

耕地增加六百畝，豬羊亦有發展。

(新華社集寧二十三日電) 陶集縣(係由陶林、集寧兩縣解放鄉村新建立縣制)一區韓家村，在淪陷期中，由五十三戶減為四十三戶，土地由二五九零畝減至一二零零畝，其他三

九零畝土地及耕牛十頭、驢馬七匹，均被敵徵霸佔，五十戶失掉土地，全村大部戶口均被迫「分收」種地(租佃形式之一)，地主除租出土地外，不出任何資本，而與佃戶分糧食)。去年解放以來，該村羣衆清算鄉鄰長及「糧業組合」並進行減租，三十六戶收回糧六十二石、地一四八畝、牛二隻、豬三口、羊八隻。今年耕地由一零八零畝擴大至一零八零畝，十一戶

一七九隻，羊由十四隻增至七十七隻，春耕開始即組織工，具鋤中獲發展，三十二、五十五個勞動都參加了，最近組織牛俱樂部。

行署人員用實際成績發動羣衆滅蝗汗

(興縣訊)城內各機關學校應行的署號名，有組織地分下補助城附近十餘村募集油汗，縣府統一供給圍壁及百餘等材料。二十、二十一兩日，每日向有二百餘人會同羣衆中兒童婦女上地洗油汗，各機關代表並於每晚集會彙報交換經驗；第一天因水準備不充足，洗的

歉數很少。完小同學於個別油汗最多的棉地洗時，把地踏結實了，領導上馬上再組動小些分開放在適中地點，減少取水回數，並儘量避免亂竄，才糾正了。還有因糧苗不規定，洗時很易遺漏，爲免留下的油汗再傳播，每組各人都嚴密連系，排着

齊進，並注意按城關附近棉七百餘畝，起過油汗的，緊要洗過，全減，下雨後又十分之十二現已九十餘畝，即可全部消滅。(孫啓明)

(本報訊)行署機關人員始發動駐地洗油汗，因沒開油汗，手做出鎖。

組織了三十九個少先隊，編爲四個小組，每三天議字一次，自組織起，就很活躍，隨時盤查行人，檢查留宿旅客。過計子查住一個改路條的送劉村公所。張緒緒等六人，開種了兩座地，熬下四十六斤毛硝，募集三百多斤生鐵，準備由軍火合作社製選自衛武器。

檢査共以前部新已洗日內
邊區開聚自動
察案

了三十九個少先隊，
爲四個小組，每三天議
一次，自組織起，就很
隨時盤查行人，檢
過計村人住佳
路綫的達劉村公
照緒等六人，開種
兩座地：熱下四十六
毛磅，募集三百多斤生
準備由軍火合作社製
自衛武器。

沒發動起來。昨日
機關同志親自出動
一面逐戶發動羣衆，
一面親手幫助
但未利用成功事
例提高羣衆信心，
又未注意組織婦女
兒童，使與銅車勞

（靜樂訊）二完小劇團，刊中聲唱
期間，下鄉演劇宣傳，七八年來，受
黨在敵寇統治下，處着痛苦生活，解
放後渴望看戲，劇團在下靜演出
強初元一觀衆大受感動，有些人爲不
顧生產，很早起來把一天的營養
做好，趕來看戲，赤土墊付三百餘
密工人，聽說劇團來了，大家很高
興，清早就把毛巾裹去獻給女
演了三天，現在又趕到折嶺公路去

（王善清）

有兩戶就罷治了
敵，晚上召集羣衆
開會說，由李尚
義老漢親口宣傳他
油汗的成績，當
場有名參加的女
子報名十家以後
每天檢討改進，羣
衆看到實效，參加
的人一天多起來
的。最好些人力、藥品
行習解決，自己不
想出本錢，後來也
克服了。現又準備
動員馬、迅速鋪
次苗、婦女兒童就
練、打頂，因爲重
實證明，早動早
練的棉花，比油汗
的很少。（陳乃凱

期間，下鄉演劇宣傳，七八年來，

是作在前頭，能趕上節令。如二區穆家坪，去年未變工，收夏時，小鍋鑄不出來，今年變起來，不到收夏，小鍋就完成了。並且還有長的工作去打短，該打去年一般的地，只鑄了一次，好的鑄了二次，開別的地鑄了三次，今年，極大多數能保證三鍋，大家都有這個信心，因為未入頭伏，二鍋已開始了。又如謝家溝，一般參加變工的人，都說：「今年變工有積極了。感到好處愈覺愈熱，不變鍋不出來，變起工來，就鑄出來了」。該村武正翔、武興昇、去年未變工，只鑄了一次，還有秋天沒小鍋的地，今年參加了變工，第一鍋早出來了，還能

對德國及其同盟國戰爭之勝利，盟國及共同確立的程序，蘇聯代表團單方面的堅持，至少是不公平的，參議員范登堡在他的參院講演中，決不隱蔽地表示遺憾說：如果外長會議上只有美、英、法三國代表，十天內便能達到完全協議，其中更包括對德與對奧初步草約的協議。從邏輯上推演下去，可以說這位美參議員的意思，是說如果會議上只有美國一個人的話，那末只要十分鐘便能達到完全協定了。但是唯一的問題是這種願望是不符合於范登堡先生口裏那樣說來說去的民主原則的，自然也不符合於該強國間真正力量對比關係以及他們在這次戰爭中的作。曾經提出的是誰能參議員范登堡，正是他甚至不願他自己已是處於美國出席會議的代表團團員的官方地位，而在報上公開發表這種預見。現在他又在企圖為和會的前途散播懷疑的種子了，人們可以期望這一次他和這一類的人，將再度證明是一些不靈驗的預言家。

(新華社延安二十三日電)

蔚然

我們感謝啊！

我們的聯政委有很好的文學修養，看的文圖書很多，有時和我們閒談，他常說：「人言魯迅窮，但了解魯迅的渾厚，其實魯迅對於人民的熱愛，和對於屠殺者的憎恨，正是表現他他的渾厚，如天淵之不可測。」這是何等深刻！

三、關政委在病中

四〇年節後回到晉西北以後

盡了他的心血，日夜思慮着解決軍民食住行的困難，他的久病之軀，一天比一天更加消瘦了。很多同志爲他的健康耽心。記得四一年秋在彭縣休息的時候，有一次我去看他，他拄着一根拐杖，從高坡上慢慢地走到河邊，路過後勁政治處門口，看見一些掃帚的牲口，揀在政治處門前的樹梢上，他立即揪下我們，到政治處去了，他嚴正批評牲口噴鼻，這舉動同志們不反對。又有一次，葉舉的同志反映說：他們對於駐地居民工作如何努力，但是損壞了蔬菜，一個水桶，老百姓叫喊捉賊，怪老百姓落套。同志們怎樣講呢？他說：「軍隊住的吃住都是老百姓的，不叫說別人的了，跟你們駐村個別別

我們低能怪每助繁榮不夠，那能怪繁榮落後呢？

自四一年後，我再沒有看見我們的關政委，我熱忱地希望着他戰勝病魔，繼續回來領導我們，但積勞病返的不幸命運，終於證明我們失去了一位最愛的導師，這是不可彌補的損失啊！

關政委的遺言，要我們全同志，不論在任何時候，都團結在毛主席為首寬中央的團圓門前進。是的，我們不忘記這團圓自己，戰勝敵人，金石之言。敬愛的導師，安息吧！我們一定要按照您的意，奮鬥到底。

群眾的話

共慶黨，說書是書，件件行的通，樣樣搗得穿，一拔一四脚印印，讀題實實，從來沒說句空話。老百姓確實愛他，他節節生長。

國民黨，兩面做人，說的一套，行的一套，說天不着地，自打嘴巴，「凍原」蓋房，白雲打牆，獨裁統治日子不久長。

洪水發來，你要堵它，住惡你堵它，它要轟漲，人民的力量浩大，刮民黨依靠美國，乃是狂妄。

馮銳

星五

四

午飯後，到二連一個班裏扯了一陣，他們說了一個故事，是很有趣的，也說明了勾子軍的無恥。

在石候鎮，一個勾子軍跑到老鄉家裏去發洋財，搜了半天空，找不到貴重東西，就把一顆手榴彈，放在老鄉的被子下面，旁邊的一個小女孩子，叫得動也不敢動，呆呆的看著他。

一個老婆走近來，勾子軍便嚷：「你一個老鬼藏兵糧，你走八路軍！」

今天親眼
我正是在
幹他草
我的媽媽
便了一陣
快。

初菊刊 長校新建

你們是全國文化界的先進，人民熱愛的民主志士。運動民生，奔走有年。盡瘁而死，曾受熱誠。不幸同遭特務慘殺，先後只隔三天。瀕耗傳來，令人悲憤萬千。

我們不只要追悼你們，敬願你們，更要繼承你們的遺志，奮鬥到底，一往無前。

要通電全國，抗議當局嚴辦法西斯，嚴告友邦，爲你們復仇，爲你們伸冤！

趙樹理

一面是謝恩，一面是領教，老恆元聽了家祥的報告，知道章工作員把整富帶走，又知道小元跟聚聚已避二縣，心裏實在有些不安，少氣喘力的向聚聚說道：「孩子，以後要小心點！」

聚聚覺得有點不妙了！馬賊，一個外來戶，也要翻眼，老槐樹底下也起了反了！一說着仲兩個指頭來道：「你

怪兒，廣聚是乾兒。」

四丈地

自從把整富帶走以後，老恆元總是放心不下，深怕他與自己有關的事扯出來，可是出的新政府不比舊衙門，有錢也花不進去，打發家祥去了幾次也打不着，只好算了。過了三個月，縣裏召集各紳長去開會，老恆元託聚聚叫縣裏順便打聽查究

看危險不危險？兩處！只差兩票！」又吩咐買道：「孩子，以後要買鴉片風的賬！檢那重要的委員給他一個就叫他當個建設委員也好了！像小元那些沒錢好的東西，以後要我個機要重重治他一打，要不就壓不住裏面那些東西。不過現在還不敢冒失，等富貴的有頭腦見再說！回去吧孩子！我今天有點不得勁，想早點歇歇！」廣聚受完了這番訓，也就辭出。

第二天晚上，李有才的小窩裏自然也是特別熱鬧，不必細說。第二天便有兩段新歌傳出來了。開了兩天，戲發回來，了，飯也沒有吃，養着個頭，先到漢口那裏去告。張學良敬的報告在床頭櫃上最敬的報告在床頭櫃上。喜富的事，因為件過多，喜富不顧月才算結束。所有麻胡來，喜富一個人捉承認罪來了，縣政府特別寬准他是楚海書賄賂大眾損失，就算完事一。一值元長長吐了口气好！也算！能不多索些別人就好！」又問道：「這次開會商議了些麼？」廣聚道：「三件事：第一是確實行減租；發了一個表格，叫鄉田佃戶姓名，地

「正月二十九，打倒一只虎！」

大家得意見，尾巴襖不往家坐，

鼓鑼快倒，打個背綁兒。

家祥光眼，恆元胸一皺，

大家哈哈笑，心裏滿舒服。」

還有一般是：

「老恆元，真混賬，拖住村長死不放手。設選舉，是假縣，縣兒下來乾兒上。」

「黃爺是恆元的本家，隨便派上個誰就行。

額多，耕地就額多，

二是清丈土地，辦法除了撥種，各國國幹參加外，每二十戶選代表共同丈量。第三成立武委會發動民兵辦法是先選派一個人，在陽曆六月十五號以前縣受訓。」

老恆元說喜富的條件已到了，放心一點，及至聽到些事，眉頭又打起皺。他陪廣聚走了，便兒子家祥到：「這派受訓沒有什麼難辦，起來也是巧招兵，服劍山要的在鄉舉人，隨便派上個誰就行。

在國家山說來，只是對咱不利。不過第一件還好辦，只要到各碼頭上，交給個戶人一聲，就叫他們對外入說是已經滅過患了，他們怕地，自然不敢不照咱的話說；回頭討公所裏去表，也自然要認公的手，也不愁遇不合適處。只有這第二件不好辦：丈地時候參加那麼多的人，如何講得過去？一家辭映落眼道：「我看也好懸付！讓各幹部與長教育委員是咱父老工會主任老范是咱領工，咱一家就出三個人。」農會主席路得黃說不是跟着咱轉了；財政委員啓昌，平常打的是不利不害主義，只要不叫他們吃虧，他也不說什麼。他孩子小林雖然算個膏肓幹部，球也不懂。只有馬鳳鳴不好對付，他最精明，又是個外來戶，跟咱都不一心，遇事又敢說話，他老丈桂英又出兩個教幹部，一家也出着兩個人。

元道：「馬鳳鳴好對付，他們做過生意的人最愛佔便宜，叫他佔上些便宜他就就不說什麼了。我覺得最難對付的見每二十戶選的那一個代表，人數既多，意見又不一致。」家祥道：「我不選代表也行。」恆元道：「不安！寧工作員那小子頑固，到丈地時候他要來了怎麼辦？」我看出村長指點，派那些最窮、最樹打小算盤那些人，像老槐樹底老索的那些人。」家祥道：「一說我就不懂了，這是窮人，越出不起負擔，越要細文別人的地。」恆元道：「你們年青人自然想不通：咱們丈地時候，先儘那最零碎的地方丈起——比方咱一般窪一地，一畝就有七八塊錢的時候下就